

# 史遷筆法：定褒貶于論贊

李洲良\*

- 一、史書論贊：從“君子曰”到“太史公曰”
- 二、史遷筆法：定褒貶于論贊

**摘要：**如果說史遷筆法中寓論斷于序事、藏美刺于互見意在畫龍，那麼定褒貶于論贊則意在點睛。從『左傳』“君子曰”到『史記』“太史公曰”，標志着史家從道德評價主題到歷史評價主題的轉變。『史記』論贊有顯、隱之別。所謂顯，或借仁人君子之義行壯舉抒發敬仰之情；或書昏君權臣之暴行劣迹發泄怨憤之意；或述王朝更迭世族盛衰以寄托興亡之感；或對重大事件提要勾玄以探其成敗之因；或深察人心向背以昭示民意不可誣；或闡明寫作本旨書法義例以成其一家之言。所謂隱，或反話正說，似褒實貶；或側筆反襯，寓有深意；或暗含影射，曲筆誅心。

## 一、史書論贊：從“君子曰”到“太史公曰”

論史書之論贊首推劉知几的『史通』。劉知几認為史書論贊源于『左傳』的“君子曰”：“『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号。史官

---

\* 李洲良，男，文學博士，大連民族學院二級教授，人文社會科學處處長，兼中央民族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先秦漢魏六朝文學。

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于時者，則總歸論贊焉。”<sup>1)</sup>劉知幾將史家在史書中的議論統歸之于論贊。從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看，史書之論贊源于『左傳』，沒有什麼疑義，但這並不意味着先秦典籍只有『左傳』有論贊。『國語』中的論贊暫且不說，1973年馬王堆三號西漢墓出土的秦末至漢初在縑帛上書寫的二十餘種古書，其中有一種記載春秋史事的古佚書，原書無名且殘缺嚴重，馬王堆漢墓整理小組據內容定名為『春秋事語』。該書在寫作體例上與『左傳』、『國語』相類，成書略晚於『左傳』，以記言為主，兼敘史事。書中多借聖賢君子對當時史事及人物言行加以評價，這也是史書論贊的表現形態。當然，“君子曰”式的話語形式是『左傳』論贊的主要形式。據台灣學者張高評先生統計：“『左傳』評論史事，進退人物，載道資鑒，往往假君子以發論，全書多達九十則。‘君子曰’、‘君子謂’、‘君子是以知’、‘君子以…爲’、‘君子以爲’、‘君子是以’乃其形式；出現之次數依序爲：四十八見、二十二見、十一見、四見、三見、二見……‘君子曰’既以數量之多取勝，遂成『左傳』論贊之代稱。”<sup>2)</sup>

『左傳』之論贊的確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張高評先生說：“今考察『左傳』史論之方式，得其表現之作用有十：一曰褒美，二曰貶刺，三曰預言，四曰推因，五曰發明，六曰辨惑，七曰示例，八曰補遺，九曰寄慨，十曰載道”<sup>3)</sup>。如果再進一步分析，『左傳』“君子曰”的十大作用不是不分輕重，彼此並列的，而是以前四種爲主，尤重褒美、貶刺二端。這是由『左傳』以史解經的性質決定的。作爲以史事解釋『春秋』經義之作，亦史亦經，以史傳經是『左傳』的文本特色。從史的角度看，在真實的基礎上，疏通知遠，鑒往察來是對史書功能的基本要求，『左傳』雖未明確這一寫作宗旨，但由於其歷史敘事的行文慣性也促使作者下意識地總結歷史事件成敗經驗和教訓，爲執政者鑒。所謂預言，就是由眼下之情境測度將來之結果；所謂推因，就是由眼前之結果推究其形成之原因。晉獻公欲立驪姬，占卜不吉，不聽卜人之勸而立之，遂有驪姬後宮之亂（僖公四年）；秦晉崤之戰，蹇叔哭師，王孫滿觀師，已預判了秦軍的失敗（僖公三十三年）；晉人違禮鑄刑鼎，孔子、蔡史墨預言晉失法

1) 劉知幾『史通·論贊』，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

2) 張高評『左傳之文韜』，台灣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01頁。

3) 張高評『左傳之文韜』，台灣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35頁。

度將滅亡(昭公二十九年)；這些是預言。長勺之戰，魯軍勝而齊軍潰，在于曹刿“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用兵之道(庄公十年)；秦穆公最終沒能成為諸侯的盟主，在于以“三良”為殉，“死而棄民”(文公六年)；吳國趁楚共王死，舉國吊喪之機攻打楚國，遭遇伏擊而戰敗，這是吳國之不善而導致的禍亂；這些是推因。

但『左傳』“君子曰”最大作用還是在歷史事件和人物品格的褒貶功能方面。其它功能大都圍繞着褒貶功能展開。鄭伯克段于鄆，君子贊美穎考叔“純孝”的同時，也是貶斥鄭庄公囚母之不孝，并用『詩經』成句“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加以反諷(隱公元年)；晉楚城濮之戰，楚令尹子玉剛愎自用，狂妄無禮，遂致兵敗。榮黃總結說：“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動(重視)民，實自敗也。”(僖公二十八年)；秦之同盟江國被楚所滅，秦穆公降服、別居、減膳、撤樂以自懼，受到了君子的稱許(文公四年)；晉靈公不君，為趙穿所殺。董狐直書“趙盾弑其君”，被孔子稱為“古之良史”，“書法不隱”(宣公二年)；鄭國子然殺了鄧析，却使用了他寫的『竹刑』。在君子看來，子然此事做得不忠厚，因為如果一個人對國家有益，可以不嚴懲其邪惡(定公九年)；楚昭王未听周大史之勸，沒有把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禍轉移到楚國大臣身上，染病也不听卜人之言去祭祀黃河之神，被孔子稱為“知大道”、“不失國”的明君(哀公六年)。凡此種種，舉不勝舉。從總體上看，『左傳』從維護周禮的目的出發，用道德修養來評價人物和褒貶是非，成為『左傳』最重要的評判標準。襄公十三年“君子曰”很能說明這一問題：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沐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凭)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并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sup>4)</sup>

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99-1000頁。

把禮讓與行善作為衡量國家興衰的標準，且得出治世有懿德，亂世有昏德的結論。換句話說，德興則國興；德昏則國亂。在『左傳』“君子”看來，道德風尚對於一個國家的興亡太重要了！

劉知几也把『史記』中的“太史公曰”列在論贊中，但同時，又對“太史公曰”頗有微詞：“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于此。”其實，這是劉氏一貫申『左傳』而抑『史記』的一偏之見。『左傳』之論贊代表了先秦史論的最高成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客觀地看，盡管道德評價在歷史評價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道德評價代替不了歷史評價，道德的好壞更決定不了歷史的發展和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左傳』“君子曰”還是停留在“經”的層面。而真正完成由“經”向“史”的層面跨越的，是『史記』“太史公曰”。筆者認為，“太史公曰”的史論價值在“君子曰”之上，如果說“君子曰”的史論主題主要表現在懲惡勸善的道德層面上，那麼，“太史公曰”的史論主題則沒有停留在道德層面上，而是向前發展到歷史評價乃至歷史哲學層面，即對歷史發展規律性的探討層面上。誠如司馬遷所言“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遷在自覺地探尋歷史發展的規律問題

楊燕起先生說：“歷來的學者多認為『史記』是難讀的。這主要的不是指它的文字深奧，而是認為很難恰當理解司馬遷的著述主旨，及其體現在各篇中的深意。”<sup>5)</sup>此可謂治『史記』者的肺腑之言。他又引明代程余慶『史記集說序』的話：“良由『史記』一書，有言所及而意亦及者，有言所不及而意已及者；有正言之而意實反者，有反言之而意實正者；又有言在此而意則起于彼，言已盡而意仍纏綿無窮者。錯踪迷離之中而神理寓焉，是非求諸言語文字之外，而欲尋章摘句以得之，難矣！”這是從言意關係的角度指出『史記』言淺意深的特点，讀『史記』論贊亦可作如是觀。

據學者統計：習慣稱篇前之“太史公曰”為“序”，稱篇末之“太史公曰”為贊。『史記』全書，序二十三篇，贊一百零六篇。二十三序包括十表九序，八書五序，世家一序，列傳八序。一百零六贊包括本紀十一贊，八書三贊，世家二十九贊，列傳六十三贊。此外有五論傳。『天官書』之贊，夾叙夾議，可稱為『天官書論』，『伯夷』與

5) 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日者』、『龜策』三傳前后呼應，提示義例，亦為論傳。『太史公自序』為全書總論。所以總計一百三十四篇，三萬零九百三十六字，約占全書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的百分之六。<sup>6)</sup>

『史記』中“太史公曰”的內容相當豐富，集中體現了司馬遷的才、胆、學、識，尤其是在史識方面。在寫法上，也有其獨到之處。筆者認為，如果說寓論斷于序事<sup>7)</sup>，藏美刺于互<sup>8)</sup>見更多地體現為“春秋筆法”“隱”的一面，那麼，定褒貶于論贊則更多地表現為“顯”一面，即“盡而不汙”；如果說前者意在畫龍，那麼后者則意在點睛。當然，這都是相比較而言，就『史記』論贊本身來看，亦有微婉顯晦之分。下面以『史記』論贊中表現出的“春秋筆法”的顯、隱之義作簡要闡述。

## 二、史遷筆法：定褒貶于論贊

『史記』中的論贊，或開篇于前曰序，起介紹題旨的作用；或收尾于后曰贊，起總結全篇的作用。就其所表現的內容而言是十分廣博的，擇其要者而言之：或借仁人君子之義行壯舉抒發敬仰之情；或書昏君權臣之暴行劣迹發泄怨憤之意；或述王朝更迭，世族盛衰以寄托興亡之感；或對重大事件提要勾玄以探其成敗之因；或深察民情民意以昭示民心之不可誣；或闡明寫作本旨、書法義例以成其一家之言。

司馬遷對歷史上的仁人君子，壯夫義士的正義行為和高尚品質總是給予了高度的禮贊，對他們坎壈多舛的不幸遭遇和悲劇結局則給予了深切同情。『孔子世家贊』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sup>9)</sup>對此，金聖嘆評

6) 見張大可『史記研究·簡評史記論贊』，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頁。又見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94頁。

7) 見拙作『史遷筆法：寓論斷于序事』，『求是學刊』2006年第5期。

8) 見拙作『史遷筆法：藏美刺于互見』，『文藝評論』2011年第12期。

9) 『史記·孔子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947頁。

曰：“贊孔子，又別作異樣淋漓之筆。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所謂觀滄海難言也。”<sup>10)</sup>“淋漓之筆”正道出司馬遷對孔子无限敬仰之情。『越王句踐世家贊』：“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sup>11)</sup>金圣嘆評曰：“何与乎句踐？与其能隱忍以就功名，爲史公一生之心。”<sup>12)</sup>司馬遷遭腐刑之辱，隱忍苟活是爲了發憤著書，故可与句踐臥薪嘗胆戚戚相感。此外，如『屈原賈生列傳贊』、『伍子胥列傳贊』、『管晏列傳贊』、『范睢蔡澤列傳贊』、『季布欒布列傳贊』等等，无不表現出司馬遷由衷的贊嘆之情。

出于史家的良知与道義，司馬遷對歷史上可歌可泣的歷史人物予以高度禮贊的同時，對那些昏君權臣酷吏的暴行劣迹予以无情的撻伐，充分發揮了史筆誅心的批判力量。他諷刺秦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于三五，而羞与之侔。”<sup>13)</sup>金圣嘆評曰：“此便借『過秦』三篇爲斷，而自己出手，只矚括得‘而羞与之侔’五字，寄与千載一笑。”<sup>14)</sup>另如商鞅的“天資刻薄”<sup>15)</sup>、王剪的“偷合取容”<sup>16)</sup>、李斯的“嚴威酷刑”<sup>17)</sup>、田蚡的“負貴而好權”<sup>18)</sup>，司馬遷都一一加以撻伐，不以成敗論英雄，不隨世俗相俯仰，表現出司馬遷獨具只眼的史學胆識，尤顯得難能可貴。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常常能站在歷史哲學的高度加以反思，在善善、惡惡、賢賢、賤不孝的道德評價基礎上能升華爲對歷史現象的規律性的認識和把握，較之『左傳』的“君子曰”，更自覺地表現出歷史哲學的意識。『太史公自序』中說“網羅天下放失旧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報任少卿書』亦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稽其成敗興坏之紀”<sup>19)</sup>，

10) 金圣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頁。

11)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756頁。

12) 金圣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頁。

13)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76頁。

14) 金圣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頁。

15) 『史記·商君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37頁。

16) 『史記·白起王剪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342頁。

17) 『史記·李斯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563頁。

18)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56頁。

19)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見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69頁。

都意在表明司馬遷探尋歷史規律的動意。正是帶着這樣的動因和視點，司馬遷對歷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評價才具有了哲學反思的意味。強秦暴政，二世而亡；繼起者項羽則以暴易暴，亦在位不終。所以『項羽本紀贊』云：“自矜攻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項羽的失敗告誡統治者，迷信武力而不行仁德，終將禍亂自身，這是封建社會帶有規律性的警示，故劉邦反其道而行之，終于一統天下，建立西漢王朝。『高祖本紀贊』則對夏商周秦漢五代之興替進行簡明扼要的總結：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sup>20)</sup>

對各朝代施政利弊之概括及后代革前代之弊另有新立的變易思想的提出，犁然有當，殊為深刻。這裡雖說是帶有歷史循環論的色彩，但本質上仍是革弊通變歷史哲學精神的體現。對此，楊燕起先生說：“司馬遷強調，重要的是必須順應形勢，承敝通變，將國家政治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司馬遷借用了循環論述語，表述的實質內容是需要改革、前進，而不是重復的循環觀念。”<sup>21)</sup>這便是司馬遷超越董仲舒“三統”循環說的過人之處。

民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同樣為司馬遷所關注。承繼先秦『左傳』、『孟子』等民本思想，司馬遷十分重視民意、民心，認為民心不可誣，人心向背關係到國家社稷的興亡。秦以武力并吞八荒、四海歸一，又以苛法峻刑殘賊百姓，蒙恬將眾三十萬，筑長城万余里，司馬遷以“固輕百姓力矣”加以譴責。而“天下苦秦久矣”，故有農民陳勝、吳廣者揭竿而起，推翻暴秦，昭示民心之不可誣。漢代名將李廣騎射超群，威震匈奴，却最終不得封侯、被逼自殺。『李將軍列傳』寫李廣自刎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傳贊』亦云：“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此正可借百姓之疾痛慘怛書朝廷之刻薄寡恩，

20) 『史記·高祖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93—394頁。

21) 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頁。

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春秋筆法”是也。

最后，《史記》論贊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昭示《史記》筆法、義例。章學誠云：“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sup>22)</sup> 這裡章氏所言雖僅指『太史公自序』一篇闡述寫作之本旨，但客觀上已表明《史記》論贊有筆法、義例在。對此，張大可先生概括為五項：1、闡明五體結構義例；2、提示立篇旨意；3、闡明附記之法；4、闡明互見、對比義例；5、提示微詞諷喻義例。<sup>23)</sup> 其中1、4前文已述，此處不另，2、3筆法一看便知，不用多言。惟有微詞諷喻義例，也就是本節所言論贊顯隱之“隱”尚需加以說明。

《史記》論贊所表現出的美刺褒貶大都以“顯”的樣態出現，所謂“定褒貶于論贊”，但并不排除在某些情況下，司馬遷故意隱晦其詞，或反話正說，似褒實貶；或側筆反襯，寓有深意；或暗含影射，曲筆誅心。這些隱晦之詞同樣能產生懲惡勸善的社會批判力量。前文所言李廣自剄后，從百姓知與不知莫不垂淚盡哀來反襯統治者冷酷无情，刻薄寡恩即是顯例。再請看以下諸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于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蕭，因民之疾秦法，順流与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后世，与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sup>24)</sup>

原來，擅長揣迎君意，碌碌未有奇節的蕭何，所以能位冠群臣而勛爛，則在于淮陰侯、黥布等大功臣均遭殺戮，正所謂“時无英雄，使豎子成名。”對蕭何正言若反，似褒實貶之意已出。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爲，故天下俱称其美矣。<sup>25)</sup>

22) 叶瑛《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38頁。

23) 張大可《史記研究·簡評史記論贊》，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260頁。

24) 《史記·蕭相國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020頁。

25) 《史記·曹相國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031頁。

本贊可分兩部分，一部分寫曹參攻城野戰之功，忽引入淮陰侯，意在說明曹參之功亦與追隨韓信有關，今韓信伏誅，而曹參獨擅其名，列侯成功，是為淮陰洒泪，寄慨無窮也。后部分記曹參為相，以清靜無為治國，亦有推崇之意。然而聯系諸呂擅權之時，曹參“日夜飲醇酒”，朝中之事不聞不問，亦清靜無為至極也。故論贊結句言“天下俱稱其美矣”，則寓有諷刺之意。所以金聖嘆十分敏銳地指出：“此贊，一半寫戰功，一半寫相業，俱不甚許曹參。”<sup>26)</sup>可謂參透司馬遷之用心。

太史公曰：(陳平)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也，然乎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sup>27)</sup>

楚漢之爭，陳平六出奇計，佐劉邦成大業；劉呂之爭，陳平平諸呂之亂，回劉氏皇權于既倒。陳平為劉漢王朝之功臣當之無愧，司馬遷對此亦持是說。然而，“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一語，實微言側筆，概指陳平為相“日飲醇酒，戲婦女”之事，恐亦有自全之意在。

『史記』論贊還常常用影射之筆。『平准書贊』云：“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明斥秦始皇，暗諷漢武帝，影射之意已出。『匈奴列傳贊』亦云：“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如果孤立看此篇，似乎說明不了什麼，但下一篇就是衛青、霍去病列傳，繼之者為公孫弘、主父偃列傳。故何焯『義門讀書記』云：“下即繼以衛、霍、公孫弘，而全象主父偃諫伐匈奴書，太史公之意深矣。”吳汝綸『點勘史記』亦云：“此篇后，繼以衛霍、公孫二篇，著漢所擇任之將相也。”由此觀之，『匈奴列傳贊』結尾為司馬遷影射諷諭之筆，影射漢武帝好大喜功而不能擇任良將賢相，致使攻伐匈奴，建功不深。

26) 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頁。

27) 『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062—2063頁。



# 사마천 『사기』의 필법: 논찬에 의한 포폄의 확정

(史遷筆法：定褒貶于論贊)

李洲良\*

- I. 史書의 논찬 : '군자왈(君子曰)'에서 '태사공왈(太史公曰)'까지
- II. 사마천의 필법: 논찬(論贊)에 의한 포폄(褒貶)의 확정

## [개요]

사마천(司馬遷)의 필법 중 서술을 통해 의견을 제시하는 것과 비교를 통해 찬미와 풍자를 표현하는 것을 화룡이라고 한다면, 논찬(論贊)으로 포폄(褒貶)을 정하는 것은 점정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좌전(左傳)』중의 '군자왈(君子曰)'은 도덕적인 평가 주제를 보여주고, 『사기(史記)』중의 '태사공왈(太史公曰)'은 역사적인 평가 주제를 보여주고 있다. 『사기』의 논찬은 현(顯)과 은(隱)으로 나누어 진다. 소위 현(顯)은 어진 사람과 군자들의 의로운 행동이나 장거(壯舉)를 빌려 경모(敬慕)의 정을 토로하거나, 혹은 아둔한 군주나 권신들의 폭행을 서술하여 분노를 쏟아내거나, 혹은 왕조교체와 세족 성쇠의 서술을 통해 흥망의 감정을 기탁하거나, 혹은 중대한 사건에 대한 승패원인을 제시하거나, 혹은 민심의 흐름을 관찰해 민심을 기만하면 안 된다는 것을

---

\* 문학박사, 대원민족대학 교수, 인문사회과학처장, 중앙민족대학 및 하얼빈사범대학 박사생 지도교수. 주요 연구 분야는 선진한위옥조문학.

명시하거나, 혹은 취지를 밝혀 일가의 학설을 이루는 것을 말한다. 소위 은(隱)은 반어를 사용하거나, 포(褒)이지만 실체는 폄(貶)하거나, 혹은 측필로 내용을 역으로 부각시켜 심오한 뜻을 담고 있거나, 어떤 의미를 함축하고 빗대어 암시하고 있거나, 곡필로 비난하는 것을 말한다.

### 1. 史書의 논찬 : ‘군자왈(君子曰)’에서 ‘태사공왈(太史公曰)’까지

사서의 논찬을 논할 때는 유지기(劉知幾)의 『史通』을 으뜸으로 친다. 유지기는 사서의 논찬은 『좌전』의 ‘군자왈’로부터 기원된 것이라고 여겼다. “『춘추좌씨전(春秋左氏傳)』에서는 논찬할 때 마다 ‘군자’를 빌려 칭하고, 『곡량정(谷梁傳)』·『공양전(公羊傳)』에서는 ‘공양자(公羊子)’·곡량자(谷梁子)를 빌려 칭하고, 『사기』에서는 태사공(太史公)을 빌려 칭했다. 반고(班固)는 ‘찬(贊)’, 순열(荀悅)은 ‘논(論)’, 『동관(東觀)』은 ‘서(序)’, 사승(謝承)은 ‘전(詮)’, 진수(陳壽)는 ‘의(議)’, 하법성(何法盛)은 ‘술(述)’, 양웅(揚雄)은 ‘찬(撰)’, 유병(劉昺)은 ‘주(奏)’, 원굉(袁宏)과 배자양(裴子野)는 자신의 이름, 황보밀(皇甫謐)과 갈홍열(葛洪列)은 ‘호(號)’를 사용하였다. 사서를 편찬한 사관들을 사신(史臣)이라고 통칭한다. 각자 쓰는 명칭들은 다르지만 뜻은 다 같으니 총괄적으로 논찬이라고 하는 것이다.”<sup>1)</sup> 유지기는 사서의 논평들을 논찬이라고 총칭하였다. 문헌에 의거하면 사서의 논찬이 『좌전』에서 기원한 것은 의심할 바가 없지만, 선진 고적들 모두가 『좌전』에만 논찬이 있는 것은 아니다. 『국어(國語)』의 논찬에 대해서는 언급하지 않겠다. 1973년 마왕퇴(馬王堆) 3호 서한(西漢) 묘(墓)에서 출토된 진말(秦末)에서 한초(漢初) 시기 비단에 쓰여진 20여 종의 고서 중에 춘추시기의 사건을 기재한 일서(佚書)가 있었다. 서명이 없고 파손이 심하여 마왕퇴 한묘(漢墓) 정리팀이 내용에 근거하여 『춘추사어(春秋事語)』란 이름을 지었다. 이 고서의 문체는 『좌전

1) 劉知幾『史通·論贊』, 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第23頁。

』·『국어』와 같고, 완성시기는『좌전』보다 늦으며, 기언(記言)을 위주로 하고 있고, 역사적 사건도 겸비하였다. ‘성현(聖賢)·군자(君子)’를 빌려 당시 사건 및 인물들의 언행을 평가하였는데, 이것 또한 사서에서 논찬하는 방식이다. ‘君子曰’은 주로 『좌전』에서 논찬하는 방식이다. 대만 학자인 장고평(張高評) 선생의 통계에 의하면, “『좌전』에서 역사적 사건 및 인물을 평론할 때 왕왕 ‘君子’를 가차하여 평을 내리는데, 90여 군데나 된다. ‘君子曰’(48번), ‘君子謂’(22번), ‘君子是以知’(11번), ‘君子以…爲’(4번), ‘君子以爲’(3번), ‘君子是以’(2번) 등의 형식들이 있는데, 그 중의 ‘君子曰’이 가장 많았기 때문에 『좌전』 논찬의 별칭이 된 것이다.”<sup>2)</sup>

『좌전』의 논찬은 높은 성과를 거두었다. 장고평 선생은 “현재 『좌전』의 논평 방식을 고찰해 보면, 역할은 10가지: 찬미, 풍자, 예언, 추리, 발명, 의혹 변별, 사례, 누락 보충, 감개 기탁, 재도(載道)로 나누어 진다.”<sup>3)</sup> 라고 하셨다. 좀더 분석하면, 『좌전』은 ‘군자왈’의 역할에 경중을 구별하지 않고 서로 병렬하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앞의 4가지 역할을 위주로 했으며, 그 중에서도 찬미와 풍자가 특히 많았다. 이것은 『좌전』이 역사사건으로 경전을 해석한다는 성격을 지니고 있기 때문이다. 역사사건으로 경전을 해석하는 것은 『좌전』의 특징이다. 역사의 시각으로 보면, 진실에 기초하여 과거를 관찰하여 미래를 예측할 수 있는 역할은 사서의 기본적인 요구이다. 비록 『좌전』에는 이런 취지를 명확히 밝히지는 않았지만, 저자가 역사를 서술하는 방식을 통해 잠재 의식적으로 역사사건의 성패와 교훈을 총괄하여 집권자들에게 이를 본보기로 삼게 한 것이다. 이른바 예언은 현재 상황으로 미래의 결과를 예측하는 것이고, 추리는 현재 결과의 원인을 찾아보는 것이다. 진헌공(晉獻公)이 여희(驪姬)를 책봉하려고 점을 쳤는데 길하지 않다고 하였지만 듣지 않고 책봉하였다. 이로 인해 몇 년 후 후궁의 난(희공僖公4년)이 일어났다. 진진(秦晉) 효산지전(崑山之戰) (희공僖公33년) 때 건숙(蹇叔)은 울면서 군대의 출

2) 張高評『左傳之文韜』, 台湾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第101頁。

3) 張高評『左傳之文韜』, 台湾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第135頁。

정을 말렸고, 왕손만(王孫滿)도 군대를 관찰해 보고 실패할 것이라고 예측하였다. 진(晉)나라 사람이 예법을 어겨 형징(刑鼎)을 주조할 때 공자(孔子)·채사묵(蔡史墨)은 진(晉)이 멸망(소공昭公29년)할 것이라고 예언하였다. 이러한 예들은 모두 예언에 속한다. 장작지전(長勺之戰) 때, 노(魯)군이 승리하고 제(齊)군이 궤멸한 것은 조귀(曹劌)가 ‘북을 한 번 치면 군사들의 사기를 북돋우고, 두 번 치면 쇠하고 세 번 치면 사기가 바닥난다(一鼓作氣, 再而衰, 三而竭)’는 방법을 사용하기 때문이다. 진목공(秦穆公)이 결국 제후의 맹주가 될 수 없었던 것은 삼량(三良)과 백성을 죽여 순장시켰기 때문이다. 오(吳)나라가 초공왕(楚共王)의 장례치를 때를 이용해 초나라를 공격하나, 나중에 매복 공격을 당해 패한 것은 잘못하여 화를 초래했기 때문이다. 이러한 예들은 모두 추리에 속한다.

그러나 『좌전』중 ‘군자왈’의 가장 큰 역할은 역시 역사 사건과 인물의 품격을 평가하는 데에 있다. 기타 역할들은 모두 포괄을 둘러싸고 전개하는 것이다. 정백(鄭伯)이 언(鄆)에서 단(段)을 이긴 이야기를 하면서, 영고숙(穎考叔)의 ‘순효(純孝)’는 찬미하는 반면에 정장공(鄭莊公)이 어머니를 가두는 것에 대해서 군자는 그의 불효를 비판하였다. 『시경(詩經)』의 말을 인용해 “효자의 행동은 다함이 없고, 대대로 효자와 효손이 있을 것이다(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라고 풍자하였다. 진초(晉楚)가 성북(城濮)에서 싸울 때 자옥(子玉)은 완고하여 자기 의견만 주장하고 고집을 부려 패전을 당하고 말았다. 영황(榮黃)은 “하늘이 영윤(令尹)을 패전 시킨 것이 아니라, 영윤이 백성을 무시해 스스로 실패를 자초한 것이다(회공僖公28년).”라고 총괄하였다. 진(秦)나라의 동맹국인 강(江)나라가 초나라로 인해 멸망당해, 진목공(秦穆公)이 소복(素服)하고, 별거(別居)하며, 음식 가짓수를 줄이고, 음악을 걷어치우며 반성한 것은 군자한테 칭찬을 받았다(문공文公 4년). 진영공(晉靈公)이 군주의 도를 행하지 않아 조천(趙穿)에 의해 살해 당하여, 동호(董狐)는 “조순이 임금을 시해했다(趙盾弑其君)”라고 기록하였는데, 이에 공자는 동고를 “고대의 진정한 사관”, “사실대로 기재한다”라고 칭찬하였다. (선공宣公2년)

정(鄭)나라의 자연(子然)은 등석(鄧析)을 살해하고, 그 후에 등석이 창제한 '죽형(竹刑)'을 채택하였다. 군자가 보기에는 자연은 충후(忠厚)하지 못하였고, 나라에 유익한 사람은 엄벌에 처하지 말았어야 된다고 논평했다(정공定公9년). 초소왕(楚昭王)은 주대사(周大史)의 권고를 듣지 않고, 자기에게 닥친 재앙을 초나라의 대신들한테 옮기지 않으려고 하며, 병에 전염되었을 때 황하로 가서 제사를 지내라는 점쟁이의 말을 듣지 않았는데, 이에 공자는 "대도를 안다(知大道)", "나라를 잃지 않는다(不失國)"라는 말을 하며 그를 명군이라고 칭하였다. 이런 예들은 너무 많아서 일일이 다 열거할 수 없다. 전체적으로 볼 때 『좌전』은 주(周)나라의 예법을 수호하기 위한 것으로, 도덕과 수양으로 사람을 평가하고 시비(是非)를 포폄하는 것은 『좌전』의 가장 중요한 판단 기준이다. 양공(襄公)13년의 '군자왈'은 이 문제에 대해 잘 설명하고 있다.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範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壹人刑善，百姓沐和，可不務乎！『書』曰：‘壹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sup>4)</sup>

군자왈 : “사양은 예의 근본이다. 범선자(範宣子)가 사양하자 아랫사람이 모두 사양하였고, 오만한 란염(欒黶)도 감히 어기지 못하였다. 진(晉)나라가 이로 인해 화평하여 수 세기 동안 이를 힘입었으니, 이는 선을 본받은 결과이다. 한 사람이 선을 본받으면 백성이 안락하고 화목하니, 선을 본받는 일에 힘쓰지 않아서야 되겠는가? 『서경(書經)』에 ‘한 사람이 선을 행하면 백성이 이를 힘입어 나라의 안녕이 영원하

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99-1000頁。

리'라고 하였으니, 이는 아마도 진(晉)나라와 같은 경우를 두고한 것인 듯하다. 주(周)나라가 흥성할 때에는 그 『시(詩)』에 '문왕(文王)을 본받으면 만방이 신복한다.'고 하였으니, 이는 선을 본받은 것을 말한 것이고, 주(周)나라가 퇴폐할 때에 미쳐서는 그 『시(詩)』에 '대부(大夫)가 공평하지 못하여 나에게만 유독 괴로운 일을 시키네.'라고 하였으니, 이는 사양하지 않는 것을 말한 것이다. 세상이 잘 다스려진 때에는 군자는 능력을 높여 아랫사람에게 양보하고, 소인은 노력하여 윗사람을 섬겼다. 그러므로 상하에 예가 있어 사악한 무리가 멀리 축출되었으니, 이는 서로 다투지 않은 데서 연유한 것이다. 이를 일러 의덕(懿德)이라 한다. 세상이 어지러워짐에 미쳐서는 군자는 자기의 공로를 자랑하여 소인을 멸시하고 소인은 자기의 기능을 자랑하여 군자를 능멸하였다. 그러므로 상하에 예가 없어 변란과 포박이 아울러 생겼으니, 이는 상하가 서로 잘한다고 다투는 데서 연유한 것이다. 이를 일러 혼덕(昏德)이라 한다. 국가가 쇠퇴하는 것은 항상 여기에서 연유하였다.”

사양과 행선을 국가 흥망의 기준으로 삼고, 태평성세에는 의덕(懿德)이 있고, 난세에는 혼덕(昏德)이 있다는 결론을 거두었다. 바꾸어 말하면 덕이 흥하면 나라도 흥하고, 덕이 없으면 나라도 혼란스럽다는 것이다. 『좌전』에서 군자는 도덕 풍조가 나라의 흥망에 매우 중요하다고 보고 있다.

유지기는 『사기』중의 '태사공왈'도 논찬에 속한다고 하였지만 '태사공왈'에 대해 “사마천이 편마다 말미에 평론을 내린 것은 꼭 필요해서가 아니라 오히려 억지로 갖다 붙인 듯한 느낌이 든다. 사서 평론의 번거로움은 여기로부터 비롯된다.”라며 상당히 비난을 하였다. 사실 이것은 유지기가 일관적으로 『좌전』을 높이 평가하고, 『사기』를 낮게 평가하는데서 비롯된 편견이다. 『좌전』의 논찬이 선진시대 사서 평론의 최고라는 것은 의심할 바가 없다. 그러나 객관적으로 볼 때 『좌전』은 도덕적인 평가면에서는 중요한 위치를 차지하고 있지만, 역사적인 평가를 대신할 수는 없다. 도덕의 좋고 나쁨은 역사의 발전과 흐름을 결정할 수 없기 때문이다. 이러한 의미에서 보면 『좌전』의 '군자왈'은 아직도 '경(經)'의 측면에 머무르고 있다. 진정 '경(經)'에서 '사

(史)’의 측면으로 뛰어넘은 것은 바로 『사기』의 ‘태사공왈’이다. 필자는 ‘태사공왈’의 논찬 가치가 ‘군자왈’보다 높다고 생각한다. 만약 ‘군자왈’의 논찬 주제가 주로 권선징악의 도덕적인 측면을 나타낸다면, ‘태사공왈’의 논찬 주제는 도덕적인 측면뿐만 아니라, 더 나아가 역사적 평가, 심지어 역사 철학적인 측면, 즉 역사 발전의 법칙성의 탐구 측면까지 나타낸다. 진정 사마천이 “성패와 흥망의 규칙을 고찰한다.” “사물 발전의 기원과 결과를 탐구하여, 태평성세에서 쇠퇴하는 징조를 찾아본다.” “자연현상과 인류사회의 관계를 알아보고, 고금의 왕조 교체하는 법칙을 연구하여, 일가의 학설을 형성시키도록 한다.” 라고 말한 것을 보면, 사마천이 역사 발전의 법칙을 스스로 탐구하고 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양연기(楊燕起) 선생은 “예로부터 학자들은 『사기』가 읽기 어렵다고 여겨왔는데 이것은 문자가 어렵고 심오하다기 보다는, 사마천의 저술 취지와 각편에서 나타난 깊은 뜻을 정확히 이해하기 어려워서 그런 것이다.”<sup>5)</sup>라고 하였다. 이는 그가 『사기』를 연구하는 자로서 그의 마음속에서 우러나는 참된 말이 라고 할 수 있다. 그는 또한 명대 정여경(程余慶)의 『사기집설서(史記集說序)』에서 나온 “『사기』에서는 직접적으로 의미를 전달하기도 하고, 간접적으로 의미를 전달하기도 하고, 반어를 사용할 때도 있고, 상황에 따라 각각 다른 의미를 드러내고 있어 흐릿하고 복잡하다. 이에 뜻은 언어문자에서 찾는 것이 아니라 문장에서 찾아야 되는 것이라 어려운 일이다.”라는 말을 인용하였다. 이것은 언어와 뜻의 관계에서 『사기』의 ‘언어는 쉽지만 뜻은 깊다’라는 특징을 지적한 것이다. 『사기』의 논찬을 읽을 때도 마찬가지이다.

학자들의 통계에 따르면 일반적으로 문장 앞의 ‘태사공왈’을 ‘서(序)’라고 부르고, 뒤의 ‘태사공왈’을 ‘찬(贊)’이라고 부른다. 『사기』전서 중 서는 23편이고, 찬은 106편이다. 23편의 서는 10표(表) 9서, 8서(書) 5서, 세가(世家) 1서, 열전(列傳) 8서를 포함한다. 106편의 찬은 본기(本紀) 11찬, 8서(書) 3찬, 세가(世家) 29찬, 열전(列傳) 63찬을 포함한다. 그 외에도 논전(論傳) 5편이

5) 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1頁。

있다. 『천관서(天官書)』의 찬은 서술과 논설이 섞여 나와 『천관서논(天官書論)』이라고도 칭한다. 『백이(伯夷)』·『일자(日者)』·『귀책(龜策)』 등 3전은 앞뒤가 상응하며 논전이라 부른다. 『태사공자서(太史公自序)』는 전서의 총론이다. 이에 논찬은 모두 134편, 30936자로, 전체 526500자 중 약 6%를 차지한다.<sup>6)</sup>

『사기』중 ‘태사공왈’의 내용은 상당히 풍부하고, 집중적으로 사마천의 재능·담력·학식·지식과 더불어, 그의 풍부한 역사지식이 뚜렷이 나타난다. 서법에서도 남달리 뛰어난 면이 있다. 필자 생각에는 만약 서술을 통해 의견을 제시하는 것<sup>7)</sup>과 비교를 통해 찬미와 풍자를 표현하는 것<sup>8)</sup>이 ‘춘추필법(春秋筆法)’과 ‘은(隱)’의 면을 나타내는 것이라면, 논찬으로 포폄을 정하는 것은 ‘현(顯)’의 면을 뚜렷하게 나타내는 것이라 본다. 즉 “궁구하면서도 왜곡하지 않는 것”이다. 전자를 화룡이라고 한다면 후자는 점정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물론 이것은 상대적인 의견이다. 『사기』의 논찬 자체는 세밀함과 완곡함, 뚜렷함과 함축성으로 구별이 된다. 아래는 『사기』논찬 중 나타난 ‘춘추필법’의 현(顯)과 은(隱)을 간단히 서술 하고자 한다.

## II. 사마천의 필법: 논찬(論贊)에 의한 포폄(褒貶)의 확정

『사기』의 문장 앞에 나오는 논찬을 서(序)라고 하는데 취지를 소개하는 역할을 하고, 문장 뒤에 나오는 논찬은 찬(贊)이라고 하는데 전체 문장을 총괄하는 역할을 한다. 표현하고자 하는 내용은 매우 풍부하지만 중요한 부분만 짚어서 이야기한다. 어진 사람과 군자들의 의로운 행동이나 장거를 빌려 존경과 흠모의 정을 토로하거나, 혹은 아둔한 군주나 권신들의 폭행을 서술

6) 見張大可『史記研究·簡評史記論贊』, 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 第252頁。又見張高評『春秋書法与左傳學史』,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第94頁。

7) 見拙作『史遷筆法: 寓論斷于序事』, 『求是學刊』2006年第5期。

8) 見拙作『史遷筆法: 藏美刺于互見』, 『文藝評論』2011年第12期。

하여 분노를 쏟아내거나, 혹은 왕조교체와 세족 성쇠의 서술을 통해 흥망의 감정을 기탁하거나, 혹은 중대한 사건에 대한 승패원인을 제시하거나, 혹은 민심의 흐름을 관찰해 민심을 모함하면 안 된다는 것을 명시하거나, 혹은 취지를 밝혀 일가의 학설을 이루는 것들이다.

사마천은 역사상 어진 사람과 군자들의 의로운 행동과 고상한 품성에 대해 높은 평가를 하고 있다. 그들의 순조롭지 못하고 불행한 인생 처지에 대해 깊은 동정을 표하고 있다. 『공자세가찬(孔子世家贊)』 “『시경』에 보면 ‘고산(高山)을 우러러보면서 대도로 간다’고 되어 있다. 도달할 수는 없더라도 마음은 저절로 그쪽으로 향한다는 뜻이다. 나는 공자의 저서들을 읽으며 그의 인품을 생각해 보았다. 노(魯)나라로 직접 가서는 그의 묘당에 있는 거복(車服)과 예기(禮器)도 보고 여러 유생들이 공자의 옛 집에서 예를 익히고 있는 것도 구경했다. 나는 주위를 거닐면서 차마 그 곳에서 발길이 떨어지지 않는 사실을 감지했다. 천하의 어떤 군주나 현인들도 살아서는 영화를 누렸겠지만 죽어서는 그것으로 그 영화도 끝났었다. 그렇지만 공자는 포의(布衣)의 신분이었으면서도 덕은 10여대에 걸쳐 전하고, 학자들도 공자를 종주(宗主)로 우러러보고 있는 것이다. 천자나 왕후(王侯)들을 비롯해 중국 전역에서 6예(六藝)를 논할 때에는 모두 공자를 표준으로 취사 선택하니 과연 공자를 지성(至聖)이라 부르지 않을 수 없을 것이다.”<sup>9)</sup> 이에 대해 김성탄(金聖嘆)은 : “공자를 칭찬하는데 있어 남과는 다르게 통쾌하기 그지없다.”<sup>10)</sup> 라고 평하였는데, 사마천이 공자에 대해 경모하는 감정을 드러낸 것이다. 『월왕구천세가찬(越王句踐世家贊)』 “우(禹) 임금의 공적은 위대하다. 구천(九川)을 다스리고 구주(九州)를 안정시켰다. 그래서 지금까지도 중국은 편안하게 다스려지고 있는 것이다. 후손인 구천(句踐)에 이르러 그는 스스로 몸을 괴롭히고 노심초사하여 끝내 강대한 오나라를 멸하고 복상하여 병력을 중국에서 위하면서 주의 왕실을 높이고 자신을 패왕(霸王)이라 호칭하였다. 그런 구

9) 『史記·孔子世家』, 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1947頁.

10) 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 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第333頁.

천을 현명하지 않다고 할 수 있겠는가?”<sup>11)</sup> 김성탄은 이에 대해 “어디 구천 뿐이겠는가? 구천은 은인(隱忍)하여 공명을 이루었는데, 이것은 바로 사마천 평생의 소망이었다.”<sup>12)</sup>라고 하였다. 사마천이 궁형의 치욕을 삼키고 그러저럭 살아가는 이유는 분발해 저서에 힘을 써야 하기 때문이다. 사마천이 구천의 와신상담(臥薪嘗膽)을 동감하는 것이다. 이외에도 『굴원가생열전찬(屈原賈生列傳贊)』·『오자서열전찬(伍子胥列傳贊)』·『관안열전찬(管晏列傳贊)』·『범수채택열전찬(範睢蔡澤列傳贊)』·『계포란포열전찬(季布欒布列傳贊)』 등은 모두 사마천의 마음속에서 우러나오는 찬탄이 드러난다.

사가(史家)의 양심과 도의에 의해 사마천은 역사상 감동적인 인물들을 높이 평가하는 반면에 폭군과 권신들의 악행에 대해서는 엄격히 성토하여, 비난하는 역할을 충분히 발휘하였다. 사마천은 “시황제는 스스로 생각하기를 공로는 오제(五帝)보다도 크며 영토는 삼왕(三王)보다도 넓다. 그러니 오제와 동등시되는 것이 부끄럽다”<sup>13)</sup>라고 했으며 진시황(秦始皇)을 풍자하였다. 김성탄은 사마천이 ‘동등시되는 것이 부끄럽다(而羞與之侔)’라는 이 다섯 글자로 진시황을 풍자한 것에 대해 잘 간추렸다고 하였다.<sup>14)</sup> 또한 사마천은 상앙(商鞅)의 ‘각박함’<sup>15)</sup>, 왕전(王剪)의 ‘아침함’<sup>16)</sup>, 이사(李斯)의 ‘잔혹함’<sup>17)</sup>, 전분(田蚡)의 ‘권력에 집착함’<sup>18)</sup>에 대해서도 일일이 비난하였다. 이는 성패로 영웅을 가리지 않고, 세속에 따르지 않는 사마천의 독특한 담력과 식견을 알 수 있다.

주목할 만한 것은 사마천의 역사적 인물과 사건에 대한 평가는 항상 역사철학적인 면에서 되돌아보게 된다. 선(善)·악(惡)·현(賢)·효(孝)의 도덕

11)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 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1756頁.

12) 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 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第327頁.

13)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276頁.

14) 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 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第308頁.

15) 『史記·商君列傳』, 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2237頁.

16) 『史記·白起王剪列傳』, 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2342頁.

17) 『史記·李斯列傳』, 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2563頁.

18)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2856頁.

적인 평가에 기초하고, 역사 현상의 법칙성을 잘 파악하여, 『좌전』의 ‘군자 왕’보다는 역사 철학의 의식이 잘 드러난다. 『태사공자서(太史公自序)』에서 “산일(散佚)된 천하의 구문(舊聞)들을 수집 망라하며 왕들이 사적(事跡)의 흥기(興起)에 대해서 그 시말을 탐구하고 태평성세에서 쇠해지는 징조를 찾아본다.”라고 하고, 『보임소경서(報任少卿書)』에서 “자연현상과 인류사회의 관계를 알아보고, 고금의 왕조 교체하는 법칙을 연구하여, 일가의 학설을 이루도록 한다.”, “성패와 흥망의 규칙을 고찰한다.”<sup>19)</sup> 라고 말하고 있는데, 이는 모두 사마천이 역사 규칙을 탐구하는 동기에 대해 밝히고 있는 것이다. 사마천은 이러한 동기를 가졌기 때문에 그의 역사인물이나 중대사건에 대한 평가들은 더욱 철학적인 의의를 가지게 된다. 강했던 진(秦)나라가 폭정을 행하여 2대에 멸망하였고, 항우(項羽) 또한 폭정을 행하여 오래가지 못하였다. 이에 『항우본기찬(項羽本紀贊)』에서 “그는 자신의 공격을 자랑하여 자신의 지략만을 믿고 옛 성왕(聖王)을 스승으로 삼지 않았다. 패왕의 과업이라고만 생각해 무력으로 천하를 경영하려 했다. 5년 만에 그 나라를 망하게 하고 자신은 동성에서 죽었다. 그런데도 자신의 잘못을 깨닫지 못한다.”라고 말하고 있는데, 항우의 실패는 맹목적으로 자신의 무력만을 믿고, 인덕을 행하지 않으면 화를 일으킬 수 있다고 훈고하고 있는 것으로, 이것은 봉건사회에서의 일상적인 경고이다. 이에 유방(劉邦)은 반대로 행하여 천하를 통일시켜 서한을 세웠다. 『高祖本紀贊』은 하(夏)·상(商)·주(周)·진(秦)·한(漢)에 대해 간략하게 설명하였다.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僇，故救僇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sup>20)</sup>

19)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見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69頁。

20) 『史記·高祖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93-394頁。

하(夏)의 정치는 충후(忠厚)를 중시하고 있었는데, 그러나 충후의 폐해는 소인을 자칫 조야(粗野)하게 만드는 데 있었다. 그래서 은(殷)나라 사람들은 하의 폐해를 알고서 이것을 시정하는 방법으로 공경(恭敬)을 중시하기로 했다. 그러나 공경의 폐해 역시 있었다. 소인들이 귀신을 섬겨 미신(迷信)에 빠지는 일이었다. 그래서 주(周)나라 사람들은 은의 폐해를 알고서 이를 시정하기 위해 예문(禮文)을 중시하기로 했다. 그러나 예문의 폐해 역시 있었다. 소인들이 형식에 구애됨으로써 성실성이 없어지게 했다. 그래서 형식에 구애되어 성실성이 없는 일을 구제하는 데는 역시 충후(忠厚)가 제일이라는 생각으로 다시 되돌아왔다. 하·은·주 3대의 정도(政道)는 이처럼 순환하는 형식으로 다시 시작하는 것처럼 되었다. 주(周)와 진(秦) 사이에는 예문의 폐해 시대라 할 수 있다. 그런데 진의 정치는 예문의 폐해를 시정하지 않고 예문에 예문을 거듭하여 도리어 형법(刑法)을 엄혹하게 만들어 과벌의 길을 걸었던 것이다. 그래서 한(漢)이 일어나자 예문의 폐해를 받으면서 진의 가법(苛法)을 변역(變易)하고, 백성들이 권태를 느끼게 하지 않으면서 생업에 힘쓰도록 했다. 이것을 실로 하늘의 이법(理法)을 터득한 것이라 하겠다.

각 왕조의 시정(施政)의 이해(利害)에 대한 개괄 및 변화사상을 제시하는 것이 적합하면서도 매우 강렬하다. 여기에는 역사 순환론의 성격을 지니고 있지만 본질적으로 폐해를 없애고 변화를 요구한다는 역사 철학 정신이 나타난다. 이것에 대해 양연기(楊燕起) 선생은 “사마천이 강조한 것은 대세에 순응하고, 폐해를 없애고 변화시켜, 국가와 정치를 올바른 궤도로 인도하고자 하는 것이다. 사마천은 순환론을 빌려 개혁과 전진의 필요성을 서술하였다.”<sup>21)</sup>라고 하였다. 이 것은 바로 사마천이 동중서(董仲舒)의 ‘삼통(三統)’ 순환설을 뛰어넘을 수 있다는 것이다.

역사 발전 중 백성의 역할 또한 사마천의 관심의 대상이 되었다. 선진의 『좌전』·『맹자』 등의 민본(民本) 사상을 계승한 사마천은 민의·민심을 중시하였고, 민심의 흐름은 국가의 흥망과 관계가 있다고 보았다. 진(秦)이 무력

21) 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209頁。

으로 통일하고 엄한 법률과 악형으로 백성을 다스리고, 30여 만 명의 민중을 모아 만리장성을 건조한 것에 대해, 사마천은 “민력을 소모하였다”라고 비난하였다. “천하에 진(秦)나라의 폭정이 오래되어 고통스러워한다.” 이에 농민인 진승(陳勝)·오광(吳廣)이 봉기하여 진(秦)을 거꾸러뜨렸다. 한나라의 유명한 장수인 이광(李廣)은 무예가 뛰어나서 흉노를 위협했지만 결국은 어쩔 수 없이 자결하고 말았다. 『이장군열전(李將軍列傳)』에 이광이 자결했다고 서술한 후 “이광의 군대는 사대부를 비롯한 전군이 이 소식을 듣고 통곡했다. 그 소문을 들은 백성까지도 그를 알거나 모르거나 노인이나 장년이나 할 것 없이 모두 그를 위해 눈물을 흘렸다.”고 하였다. 『전찬(傳贊)』에도 “그가 죽자 천하 사람들은 그를 알건 모르건 모두들 그를 위해 충심으로 슬퍼하였다”고 하였다. 여기에는 백성들의 비통해하는 마음과 조정의 각박함을 반영하고 있다. 이것이 바로 ‘춘추필법’이다.

마지막으로 『사기』논찬의 한 가지 중요한 내용은 바로 『사기』의 필법과 사례를 명시하는 것이다. 장학성(章學誠)은 “『사기』의 논찬은 표면상으로는 문장의 취지를 제시하는 것이다”<sup>22)</sup>라고 하였는데, 객관적으로는 『사기』의 필법과 사례를 명시하는 것이다. 이에 대해 장대가(張大可)선생은 5가지로 개괄하였는데, 아래와 같다:<sup>23)</sup>

- 1). 5가지 체제를 밝힌다.
- 2). 문장의 취지를 제시한다.
- 3). 부기의 방법을 밝힌다.
- 4). 비교·대비의 사례를 밝힌다.
- 5). 풍유의 사례를 제시한다.

1번과 4번은 앞에 이미 설명해 여기서는 따로 서술하지 않는다. 2번과 3번은 쉽게 이해할 수 있기 때문에 설명할 필요가 없다. 오직 풍유의 사례에 대해 설명을 더 해보고자 한다.

22) 叶瑛『文史通義校注』, 中華書局1994年版, 第238頁。

23) 張大可『史記研究·簡評史記論贊』, 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 第256-260頁。

『사기』에 나타난 칭찬이나 풍자는 대부분이 뚜렷하게 드러나서, 이른바 ‘논찬에 의한 포폄의 확정’이라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어떤 상황에서는 사마천은 일부러 명확하게 표현하지 않고, 반어를 사용하거나, 포(褒)이지만 실제로는 폄(貶)하거나, 혹은 측필로 내용을 역으로 부각시켜 심오한 뜻을 담고 있거나, 어떤 의미를 함축하고 빗대어 암시하고 있거나, 곡필로 비난하고 있다. 이런 방법들은 권선징악의 역할을 할 수 있다. 앞 글에 이광이 자결한 후 백성들 모두가 눈물을 흘린 것을 나타낸 것은 통치자의 잔인함과 각박함을 역으로 부각시킨 것이다. 다른 예는 아래와 같다.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于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sup>24)</sup>

태사공 왈：“소상국 소하는 진(秦)대에는 말단 관리 노릇을 했으며 범용(凡庸)하여 남다른 절행(節行)이 있었던 것도 아니다. 한이 흥기 하자 일월(日月)과 같은 고조의 영광을 받아 소하는 삼가 관약(管籥)을 맡았으며 백성들이 진의 가혹한 법령을 미워했기 때문에 시세의 흐름에 따라 정치를 갱신했다. 회음(淮陰)과 경포(黥布) 등이 모두주멸 되었으나 소하의 공훈은 찬란하여 지위는 군신들 중에서 으뜸이 되었고 명성은 후세에까지 전하여 그 공적이 굉요(閔天)·산의생(散宜生)에 비하여 손색이 없었다.”

원래 소하(蕭何)는 평범하지만 군주의 비위를 맞추는 것에 능하여, 회음후(淮陰侯)·경포(黥布) 등의 공신들이 다 살육을 당한 후 공명을 얻을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소위 “무능력자가 요행히 명성을 얻는다”라는 말은 소하에 대해 포(褒)한 것 같지만 실제로는 폄(貶)하는 것을 드러낸 것이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

24) 『史記·蕭相國世家』, 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2020頁。

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sup>25)</sup>

태사공 왈: “조상국 참의 공성야전(攻城野戰)의 공로가 이렇게까지 많은 것은 회음후(淮陰侯) 한신과 함께 활약했기 때문이다. 한신이 멸망하자 열후가 성취한 공로 중에서 오직 홀로 조참만이 그 명성을 마음껏 날릴 수 있었다. 조참은 한(漢)의 상국이되어 그가 편 정치는 극히 청정무위로웠으며 그의 언사는 도에 합치되었다. 그리고 백성들이 진(秦)의 가혹한 정치에서 풀려 나도록 조참은 백성들과 함께 무위(無爲)의 정치로 휴식을 즐겼다. 그래서 천하가 모두 그의 미덕을 찬양했다.”

본 논찬은 두 부분으로 나눌 수 있다. 전 부분은 조참(曹參)이 공을 세울 수 있었던 것은 한신(韓信)을 추종했기 때문이라고 설명한다. 한신이 멸하자 조참만이 명성을 마음껏 날릴 수 있었다. 뒤 부분은 재상이 된 조참이 청정무위(清靜無爲)로 나라를 다스려 추앙을 받는 것을 설명한다. 그러나 여(呂)씨 가족들이 직권을 남용할 때 조참은 밤낮으로 술만 마시고 조정 일에 전혀 관심을 두지 않아, 지극히 무위의 정치가 되었다. 이에 마지막에 “천하는 모두 그의 미덕을 찬양했다”라고 결미를 맺고 있는데 풍자의 의미를 담고 있는 것이다. 이에 김성탄은 날카롭게: “이 논찬의 반은 전공을 묘사하고 반은 재상의 업적을 묘사하였는데 다 조참을 칭찬한 것은 아니다.”<sup>26)</sup>라고 지적하였는데, 사마천의 뜻을 깊이 깨달은 것 같다.

太史公曰：(陳平)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後時，事多故也，然乎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sup>27)</sup>

25) 『史記·曹相國世家』, 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2031頁。

26) 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 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第338頁。

27) 『史記·陳丞相世家』, 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2062-2063頁。

태사공 왈:“진평(陳平)은 언제나 기계(奇計)를내어 분주한 난국을 구원하고 국가를 우환에서 구제했다. 여후의 시대로 접어들면서는 국사가 다난했다. 그러나 진평은 끝내 스스로 다사다난에서 발을 빼고 한(漢)의 종묘를 안정시키고 명예로운 생애를 마쳐 현명한 재상이라 칭송되었다. 처음에도 잘 했으며 끝맺음도 잘하지 않았는가? 지모(智謀)의 사(士)가 아니고서야 누가 능히 이렇게 할 수 있겠는가?

초한지쟁(楚漢之爭) 때 진평(陳平)이 6번의 계책을 올리며 유방(劉邦)을 보좌하여 대업을 성공시켰다. 유여지쟁(劉呂之爭) 때 진평이 반란을 평정하여 황제의 권력을 유씨 집안한테 돌아가게 하였다. 이에 사마천은 진평이 한나라의 공신으로 충분한 자격이 있다고 긍정적인 평가를 하고 있다. 그러나 “여후의 시대로 접어들면서는 국사가 다난했지만 진평은 끝내 스스로 다사다난에서 발을 뺄 수 있다.”이 말은 함축적으로 진평이 매일 술을 마시고 여자를 희롱하는 것을 가리킨다.

『사기』의 논찬 중에는 암시의 필법도 자주 사용하였다. 『평준서찬(平準書贊)』에서:“이 무렵에 밖으로는 오랑캐를 치고 안으로는 토목사업을 일으켰으므로 국내의 장정들은 농사에 힘썼으나 양식이 부족하고 여성들은 방적에 힘썼으나 옷감이 부족했다. 옛날에는 일찍이 천하의 자재(資財)를 모두다 천자에게 바쳤지만 천자는 자신은 부족하다고 여겼던 것이다.”라고 하였는데, 겉으로는 진시황(秦始皇)을 질책하고, 실제로는 한무제를 풍자한 것이다. 『흉노열전찬(匈奴列傳贊)』에서 :“요임금은 현명한 군주였지만 혼자서 사업을 일으켜 성공한 것은 아니다. 오로지 우(禹)임금을 얻고서야 비로소 중국 천토가 안녕하게 되었던 것이다. 거룩한 천하의 위업을 일으키려면 오직 훌륭한 인물을 골라 장군이나 대신으로 임명하는 데에 달렸을 뿐이다. 선택해 일을 맡기고 가려서 일을 맡기는데 달렸을 뿐이다.”라고 하였다. 단독적으로 이 편을 보면 문제를 설명할 수가 없다. 다음 편인 위청(衛靑)·곽거병(霍去病)·공손홍(公孫弘)·주부언(主父偃)의 열전을 봐야 설명할 수 있다. 하작(何焯)은 『의문독서기(義門讀書記)』에서: “하편에는 위청·곽거병·공손

홍의 열전에 이어 주부언의 〈간벌 흉노서(諫伐匈奴書)〉가 실려 있는데 태사공의 깊은 뜻이 담겨있다.”라고 하였고, 오여륜(吳汝綸)의 『점간사기(點勘史記)』에서 “『흉노열전찬(匈奴列傳贊)』뒤에 위곽·공손의 열전이 이어져 있고 한나라의 장상將相에 대해 서술하고 있다”라고 하였다. 이는 『흉노열전찬』의 결미 부분에 사마천이 암시와 풍자법을 사용한 것을 알 수 있다. 한무제는 큰 일을 하거나 공을 세우기를 좋아했지만 훌륭한 명장(名將)과 현상(賢相)을 선택할 줄 모르는 것으로 인해 흉노를 공벌한 후에도 깊은 공을 세우지 못한 것을 암시하고 있다.